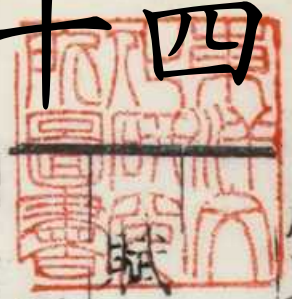


書名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  
十二年序刊本  
撰者 明 劉節 輯  
卷 卷六十四  
內容分類 集-總集-詩文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編號 D7920300

# 卷六十四



廣文選卷第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20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十二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  
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  
濁剖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  
重規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  
氣而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  
萬化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  
律復言

天地賦

成公子安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廣文選卷第六十四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傳一廣

東方朔傳

班孟堅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



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  
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  
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父之朔給騶朱儒曰上  
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  
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  
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居  
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  
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  
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  
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  
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  
無令但索長安未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門稍得親近上  
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官孟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  
曰臣嘗受易請射之廼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  
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胠胠善緣壁是非守官即  
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  
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  
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廼  
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舍人曰果知朔  
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  
爲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晷朔笑之言  
出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  
官富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廼與爲  
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警警者





烏哺鷄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  
 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  
 伊優亞狎呶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  
 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  
 如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狎呶牙者兩犬爭也舍人  
 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  
 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  
 曰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  
 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  
 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  
 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  
 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  
 曰使先生自責廼及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  
 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  
 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  
 武騎及侍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殿門故有  
 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刻廼出常稱平陽侯  
 巨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驚禾稼稻稭  
 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  
 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  
 廼示以乘輿物久之廼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  
 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  
 也然尚迫於太后未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  
 尉徵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廼私置





更衣從宦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廼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盤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廼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父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傳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論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召萬民廼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廼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上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



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時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歲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款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怛之憂父之不然上即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列為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



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  
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  
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綠幘  
傳鞞隨主前伏殿下主廼替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  
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  
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  
人翁飲大驪樂主廼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  
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蹇鞮劍容輻  
奏董氏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鷄鞠之會角狗馬  
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  
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  
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  
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  
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  
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  
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  
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蠹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  
伯姬燔而諸侯憚柰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  
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  
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  
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  
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東門  
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  
日衰至年二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



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談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教弄無所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

太公為將軍畢公為拾遺於後并嚴子為衛尉皇陶為

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為博

士子夏為太當蓋為右扶風子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

龍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般為將作仲

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太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

典屬國柳下惠為長秋史魚為司直蘧伯玉為太傅孔

父為詹事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慶忌為期

門夏育為鼎官羿為旄頭宋萬為式道候上廼大笑是

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

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

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

於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齒牙樹



頰胘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肱尻遺蛇其迹行步僞  
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  
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  
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丑以下至司馬遷皆奉  
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常至太中大夫後  
嘗爲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談啁而已久之朔上  
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  
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談諧辭數言終  
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又設非  
有先生之論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  
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裸風屏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  
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  
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貨殖傳

班孟堅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隸抱關擊  
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  
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  
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行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  
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械之資所  
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少  
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獾未祭罝網不布於壑澤  
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溪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  
鋹蘖澤不伐天鰈魚麇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  
阜庶物穡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



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  
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  
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  
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  
與言仁誼於間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  
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壟朝夕從事不見異物  
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竒麗紛華  
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  
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故民有耻而日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鵠丹

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乎士

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  
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相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  
國異政家殊俗者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  
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  
僞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爲王  
公圍奪成家者爲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  
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裋褐  
不完嗆菽飲水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  
爲僕虜猶亡愠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  
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  
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  
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  
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推此類而脩之十年  
國富厚賂戰上遂報彊吳刷會稽之耻范蠡歎曰計然  
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廼乘扁  
舟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以爲  
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廼治產積居與  
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  
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  
孫脩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七十  
歲而歸最爲饒而顏淵簞食瓢飲在于陋巷子贛結

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  
充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  
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子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  
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  
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  
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以有  
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猗頓用鹽起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贏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戎王戎王十倍  
其償子畜畜至用谷量牛馬秦始皇令贏北封君以時



與列臣朝請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蹠牛千蹠角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波山居千章之荻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滎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鐘之田若千畝庖菑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

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

酤一歲千釀醢醬千瓊漿千儋屠牛羊彘千皮穀糴千鐘薪橐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輶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棗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蹠噉千牛千足羊彘千雙童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荅布皮革千石棗千大斗蘖麴鹽豉千合鮐鯊千斤鯁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種子貸金錢千貫節駟儉貪賈三之廉賈五之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



妻推輦行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陜薄吾聞岷山之下沃壟下有駿鷗至死不飢民工作布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筭賈滇蜀民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黽結民富埒卓氏程卓旣衰至成哀間成都羅裒訾至鉅萬初裒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爲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訾次如苴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裒與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鐵冶爲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關公子之名然其贏得過當瑜於熾齋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番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父兄子弟約頰有拾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刀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刀閒旣衰至成哀間臨菑姓偉訾五千萬

周人旣熾而師史尤其轉穀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雒



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貴相矜以久買過邑不入  
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師史既衰至成哀王  
莽時雖陽張長叔薛子仲皆亦十千萬莽皆以為納言  
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桀爭取金玉  
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  
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  
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  
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  
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寒之斥也  
唯橋桃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萬鐘計吳楚兵  
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贖資千錢家子錢家  
以為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毋鹽氏出捐千金貸其  
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毋鹽氏息十倍用此

富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氏盡諸田田牆田蘭芾家粟  
氏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  
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  
房鼓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萬其餘  
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為京司  
市師漢司東市令也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  
民兼業顯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  
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  
賣醬而隄修質氏以洒削而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  
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羸



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刀閒公擅山川銅鐵  
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  
業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姦成富曲叔  
稽發雍樂成之徒猶復齒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郭太傳

范蔚宗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  
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  
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言制乃游  
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  
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  
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  
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  
象書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  
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裹衣博帶周遊郡國  
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  
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  
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  
友吾不知其它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而  
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  
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闓得免焉遂閉門  
教授弟子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  
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旣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于家時年  
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



立碑蔡邕爲其文旣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  
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  
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  
今錄其章章効於事者著之篇末左原者陳留人也爲  
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殺以慰之謂  
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齊  
之忠臣魏之名賢遽瑗顏回尚不能無之况其餘乎慎  
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  
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  
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  
事露衆人咸謝服焉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  
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  
愈恭林宗行見之而竒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  
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旣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  
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  
德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  
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甌以破矣視之何益林  
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  
云庾乘字世遊潁川鄢陵人也少給事縣廷爲門士林  
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  
第每處下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  
後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宋臬字仲乙扶風人也性輕  
悍熹與人報讎爲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  
敗果感悔叩頭謝首遂改節自勅後以烈氣聞辟公府



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  
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淑來修  
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  
心恠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  
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  
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爲州  
閭所稱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  
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黃允  
字子艾濟陰人也以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  
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素  
隗欲爲從友求姻見允而嘆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  
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  
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  
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惡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  
允以此廢於時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  
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  
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  
不拘細行爲時所毀讓以輕曹操操殺之王柔字叔優  
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侯林  
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  
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爲護  
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  
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酤司馬子威  
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



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  
十人並以成名

周黃徐姜中屠傳

范蔚宗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決曹掾燕之後也燮生而欽  
願折頰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  
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髻髻而  
知庶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  
之書不脩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  
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  
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  
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  
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隱處  
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  
揚波同其源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  
亨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遂辭疾而歸良亦  
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良  
字君郎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從佐奉檄迎  
督郵即路慨然耻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  
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後乃見草中有  
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  
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  
鄉黨以爲儀表燮良年皆七十餘終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



叔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叔竦然異之揖與語  
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閔所  
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  
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  
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  
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  
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  
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  
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  
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  
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  
曰奉高之器譬諸丸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  
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  
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  
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  
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  
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隕然其處順淵  
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  
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  
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  
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  
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  
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



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  
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人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  
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京兆  
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  
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  
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閔韋著孰爲  
先後蕃對曰閔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二輔禮義  
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  
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  
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  
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夕名士郭林宗等  
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士某容輕騎追之  
及於塗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  
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  
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  
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  
平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  
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  
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因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  
敬胤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  
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爲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  
身不仕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  
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



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它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爲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闇豎夫何爲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父病就醫遂羸服間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緱氏女王爲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王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王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忿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



稱美之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竒之同郡蔡邕深  
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  
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  
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  
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  
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大學子居臨  
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  
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  
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臯  
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  
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  
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  
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  
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  
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  
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  
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  
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  
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  
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  
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  
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  
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  
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





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速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驚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諸葛亮傳

陳承禧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子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畊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



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平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



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  
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  
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  
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  
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  
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  
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  
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  
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  
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東甲北面而事  
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  
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  
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  
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  
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  
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  
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  
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  
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  
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  
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厥上將軍且北方之人  
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  
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  
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





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  
水軍二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敗于赤壁引  
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  
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  
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  
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眾泝江分定郡  
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  
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  
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  
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  
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生  
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  
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  
也士大夫隨大王又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  
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  
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盡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  
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  
君其勛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  
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  
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  
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  
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救後主曰  
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  
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



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遂行屯于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街亭違命之過其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直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復丞相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噐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勸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邁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亭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王粲傳

陳承祚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



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佻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杖大眾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雋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剋到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為覆之碁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筭作筭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子為魏諷所引誅後絕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



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搃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為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堂書記瑀終不為屈太祖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徙門下督理為倉曹掾屬瑀瑀各被太祖屬為丞相掾屬瑀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瑀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楨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息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知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禍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



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末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自賴邨鄆淳繁欽陳留文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瑒弟瓌瓌子貞咸以文章顯瓌官至侍中貞咸廙中參相國軍事瑒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已寡欲以莊周為模則官至步兵校尉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景初中下邳相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為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王弼傳

何敬祖

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弼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子通辯能言父業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為傳嘏所知于時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克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謚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前補臺郎初除觀爽請間爽為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蚩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雋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



忱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爲之歎恨弼在臺旣沒事  
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從橫爲  
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  
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賦會文  
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  
時爲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  
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  
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拔於人者神明也同  
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中和以通無五情同故  
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  
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  
易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  
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  
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  
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  
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曾懷之內然而隔  
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  
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略論  
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  
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  
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  
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過癘疾亡時年二十  
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  
爲高識所惜如此



大人先生傳

阮嗣宗

大人先生蓋老人也不知姓字陳天地之始言神農黃  
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數嘗居蘇門之山故世  
或謂之間養性延壽與自然齊光其視堯舜之所事若  
平中耳以萬里爲一步以千歲爲一朝行赴而居不處  
求乎大道而無所寓先生以應變順和天地爲家運去  
勢墮魁然獨存自以爲能足與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  
不與世同之自好者非之無識者怪之不知其變化神  
微也而先生不以世之非恠而易其務也先生以爲中  
區之在天下曾不若蠅蚊之着惟故不終以爲事而極  
意乎異方竒域遊覽觀樂非世所見徘徊無所終極遺  
其書於蘇門之山而去天下莫知其所如往也或遺太  
人先生書曰天下之貴莫貴於君子服有常色貌有常  
則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則磬折拱若一作抱鼓動靜  
有節趨步商羽進退周旋咸有規矩心若懷冰戰戰慄  
慄束身脩行日慎一日擇地而行唯恐遺失誦周孔之  
遺訓嘆唐虞之道德唯法是脩唯禮是尅手執珪璧足  
履繩墨行欲以爲無窮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  
閭長聞邦國上欲圖三公下尚不失九州牧故挾金玉  
垂文組享尊位取茅土揚聲名於後世齊功德於往古  
奉事君上牧養百姓退營私家育長妻子卜吉宅慮乃  
億祉遠禍近福永堅固已此誠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  
易之美也行今先生乃被髮而居巨海之中與若君子  
者遠吾恐世之嘆一作先生而非之也行爲世所笑身





無由自達則可謂耻辱矣身處困苦之地而行爲世俗之所笑吾爲先生不取也於是大人先生乃適然而嘆一作假雲霓而應之曰若之雲尚何通哉夫大人者乃與造物同體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於內而浮明開達於外天地之未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吾將爲汝言之往者天嘗在下地嘗在上反覆顛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動山陷川起雲散震壞六合失理汝又焉得擇地而行趨步商羽往者羣氣爭存萬物死慮支體不從身爲泥土根拔枝殊咸失其所汝又焉得束身脩行磬折抱鼓李牧功而死伯宗忠而世絕進求利以喪身營爵賞而家滅汝又焉得換金玉萬億衽奉君上而金妻

子乎且汝獨不見夫虱之處於裋之中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裋襠自以爲得繩墨也飢則嚙人自以爲無窮食也然炎丘火流焦色滅都羣虱死於裋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處區之內亦何異夫虱之於裋之中乎悲夫而乃自以爲遠禍近福堅無窮亦觀以夫陽鳥遊於塵外而鷦鷯戲於蓬艾小大固不相及汝又何以爲若君子聞於余乎且近者夏喪於商周播之劉耿薄爲墟豐鎬成丘至人來一顧而世代相酬厥居未定他人也一作有汝之茅土將誰與又是以主人不處而居不修而治日月爲正陰陽爲期豈吝情乎世繫累於一時來東雲駕西風與陰守雌據陽爲雄志得欲從物莫之窮又何不能自達而畏



夫世笑哉昔者天地開闢萬物並生大者恬其性細者  
靜其形陰藏其氣陽發其精害無所避利無所爭放之  
不失收之不盈亡不爲天存不爲壽福無所得禍無所  
咎各從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勝闇者不以愚敗  
弱者不以迫畏強者不以力盡蓋無召而庶物定無臣  
而萬事理保身脩性不違其紀惟茲若然故能長久今  
汝造音以亂聲作色以詭形外易其貌內隱其情懷欲  
以求多詐僞以要君立名而虐與臣設而賊生坐制禮  
法束縛下民欺愚誑拙藏智自神強者睽眠而凌暴弱  
者憔悴而事人假廉以成貪內險而外仁罪至不悔過  
幸遇則自矜馳此混奏除故循一作滯而不振夫無貴  
則賤者不怨無富則貧者不爭各足於身而無所求也

思澤無所歸則死敗無所仇音聲不作則耳不易聽澤

色不顯則目不改視耳不易則無以亂其神矣此先世  
之所至止也今汝尊賢以相高竟能以相尚爭勢以相  
君寵貴以相加驅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殘也竭  
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此非所以養百姓  
也於是懼民之知其然故重賞以喜之嚴刑以威之則  
置而賞不供刑盡而罰不行乃始有亡國戮君潰散之  
亂此非汝君子之爲乎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  
危死亡之術耳而乃目以爲美行不易之道不行亦過  
乎今吾乃飄飄於天地之外與造化爲友朝飡湯谷夕  
飲西海將變化遷易與道周始此之於萬物豈不厚哉  
故不通於自然者不足以言道闇於昭昭者不足與達



明子之謂也先生既申若言天下之喜奇者異之恍惚者高之其不知其體不見情猜耳其道虛偽之名莫識其真弗達其情雖異而高之與嚮之非怪者蔑如也至人者不知乃貴不見乃神神貴之道存乎內而萬物運於外矣故天下終而不知其用也適乎有宗扶搖之野有隱士焉見之而喜自以爲均志同行也曰善哉吾得之見而舒憤也上古管樸淳厚之道已廢而未技遺華並興豺虎貪虐羣物無辜以害爲利殞性亡軀吾不忍見也故去而處茲人不可與爲儔不若與木石爲鄰安期逃乎蓬平山角李潛乎丹水一作鮑焦立以枯槁萊維去而適死亦由茲夫吾將抗志顯高遂終於斯禽生而獸死狸形而遺骨不復反余之生乎夫志均者相求好合者齊顏與夫子同之於是先生乃舒虹霓以蕃塵傾雪蓋以蔽明倚瑤廂而徘徊物衆轡而安行顧而謂之日泰初其貞人惟大之根專氣一志萬物以存退不見後進不覩先發西北而造制啓東南以爲門微道而以德又娛樂跨天地而處尊夫然成吾體也是以不避物而處所覩則寧不以物爲累所適則成傍仿佯足以舒其意浮騰足以逞其情故至人無宅天地爲至客至人無主天地無所至人無事至天地爲至故無是非之別無善惡之異故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以熾也若夫惡彼而好惡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爭求貴志而賤身伊禽生而獸死尚何顯而獲榮夫悲子之用心也薄安利以忘生要求名以喪體誠與彼其無詭何枯槁而適



死子之所好何足言哉吾將去子矣乃揚眉而蕩目振袖而撫裳令緩轡而縱筵遂風起而雲翔彼人者瞻之而垂泣自痛其志衣草木之皮伏于巖石之下懼不終夕而死先生過神宮而息漱吳泉而行迴乎道而遊覽焉見薪於阜者嘆曰汝將以焉是終乎哉薪者曰是終我乎不以是終我乎且聖人無懷何其哀夫盛衰變化常不干茲藏器於耳伏以俟時孫則足以擒龐睢折脇而乃休百里困而相羸牙既老而弼周既顛而倒更來兮固先窮而後收秦破六國并兼其地夷滅諸侯南面稱帝姦色崇靡麗鑿南山以爲闕衣東海以爲門門萬室而不絕圖無窮而求美宮室而盛惟奕擊鐘鼓而揚其章廣苑囿而深池沼興渭北而建咸陽曬未曾未及成林而荆棘已藜乎阿房時代存而迭處故先得而後亡山東之徒虜遂起而王天下由此視之窮達詎可知耶且聖人以道德爲心不以富貴爲志以無爲用不以人物爲事尊顯不加重貧賤不自輕失不自以爲辱得不自以爲榮木根挺而枝遠葉繁茂而華零無窮之死猶一朝之生身之多少又何足營因歎而歌曰日沒不周西方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大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離合雲霧兮往來如飄風富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留侯起亡虜威武赫夷荒召平封東陵兮一旦爲布衣枝葉托根抵死生同盛衰得志從命升失勢與時隕寒暑代征邁兮變化更相推禍福無常主何憂身無歸推茲由斯負薪又何哀先生聞之笑曰雖不



及大庶免小矣乃歌曰天地鮮兮六合開星辰霄兮日月隕我騰而上將何懷衣弗襲而服美佩弗飾而自章上下徘徊兮誰識吾常遂去而遐浮肆雲輿與氣蓋徜徉回翔兮莽養之外建長星以爲旗兮擊雷霆之礪磻開不周而出車兮出一作步九野之夷秦坐中州而一顧兮望崇山而廻邁端余節而飛旃兮縱心慮乎荒裔擇前者而弗修兮馳蒙闇而遠適棄世務之衆爲兮何細事之足賴虛形體而輕舉兮精微妙神豐命夷使寬曰兮兮召忻來使緩風拔扶桑之長枝之兮登扶搖之隆崇躍潛飄之冥昧兮洗光曜之昭明遺衣裳而弗服兮服雲氣而遂行朝造駕乎湯谷兮夕息馬乎長泉時崦嵫而易氣兮輝若華以照冥左朱腸以舉麾兮右玄陰

以建旗變容飾而改度遂騰竊以修征陰陽更而代適

四時奔而相遵惟仙化之倏忽兮心不樂乎久留驚風

奮而遺樂兮雖雲起而忘憂忽電消而神適兮歷廖廓

而遐適佩日月以舒光兮登徜徉而上浮壓前進一作途

士彼遵兮將步足乎虛州掃紫宮而陳席兮坐帝室忽

會酬萃衆音而奏樂兮聲驚之悠悠五帝舞而再屬兮

六神歌而代周樂啾啾肅肅洞心達神超遙遙茫茫心

往而忘反慮大而志矜局大大微而弗復兮揚雲氣而

上陳召大幽之王女兮接上王之美人體雲氣之適鴨

鴨服太清之淑真合歡情而微授兮先艷溢其若神華

姿燁目俱發兮采色煥其並振傾玄髮而垂髮兮曜紅

顏而自新時暖速而將逝兮風飄颻而振衣雲氣解而



霧離兮靄奔散而來歸心悄悄而遙思兮眇迴目而  
弗晞揚清風以爲旛兮旋軫而反衍騰炎陽而出疆兮  
命祝融使驅玄冥攝堅兮辱收乘先戈勾芒奉轂浮驚  
朝霞寥廓茫茫而靡都兮邈無儔而獨立倚瑤廂而一  
顧兮哀下出之憔悴分是非曰爲行兮以又何足與比  
類霓旌飄兮雲旂靄樂遊兮出天外大人先生被髮飛  
鬢衣方離之衣繞紱陽之帶含竒芝嚼甘華噲浮霧食  
霄霞興朝雲颺春風奮乎太極之東遊乎崑崙之西遺  
轡墮策流盼乎唐虞之都惘然而思悵爾若忘慨然而  
嘆曰嗚呼時不若歲歲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  
者自然之根也彼勾勾者自以爲貴夫世矣而惡知夫  
世之賤乎茲哉故與世爭貴貴不足尊富富不足先必  
超世而絕羣遺俗而獨往乎太始之前覽乎忽莫之  
初慮周流於無外志浩蕩而自舒飄颻於四運翻翱翔  
乎八隅欲從肆而彷彿浣養而靡拘細行不足以爲毀  
聖賢不足以爲譽變化移易與神明扶廊無外以爲宅  
周宇宙以爲廬強八維而處安擬制物以求居夫如是  
則可謂富貴矣是故不與堯舜齊德不與湯武並功王  
許不足以爲匹陽丘豈能與比縱天地且不能越其壽  
廣成子曾何足與並容激八風以揚聲躡元吉之高蹤  
被九天以開除兮來雲氣以馭飛龍專上下以制統兮  
殊古今而靡同夫世之召利胡足以累之哉故提齊而  
蹶楚挈趙而蹈蹶秦不滿一朝而天下無人東西南北  
莫之與鄰悲夫子之修飾以余觀之將焉存乎於茲先



生乃去之紛泱莽軌沕洋不衍溢歷度重淵跨青天顧  
而道覽焉則有逍遙以末年無存忽合散而上臻霍分  
離蕩漾漾洋洋颺誦一作雲浮達於搖光直馳驚乎大  
初之中而休息乎無為之宮太初何如無後無先莫究  
其極識其根邈渺綿綿乃反復乎大道之所存莫暢其  
究誰曉其根辟九靈而求索曾何足以自隆登其萬天  
而通觀浴大始之和風凜逍遙以遠道遵大路之無窮  
遺太乙而弗使陵天地而徑行超濛鴻而遠跡左蕩莽  
聲而無涯右幽攸而無方上遙聽而聲無下脩視而無  
章施無有而宅神求太清乎救翔崔嵬高山勃玄雲朔  
風橫厲白雪紛積水若陵寒傷人陰陽失位日月墮地  
崩石裂林木摧大冷陽疑寒傷襄陽和微弱隆陰竭每  
凍不流綿絮拆乎喻不通寒傷裂氣并代動變如袖寒  
倡執隨害傷人熙與真人懷太清精專一用意平寒暑  
勿傷莫不驚憂患靡由素氣寧浮霧凌天姿所經往來  
微妙路無傾好樂非世又何爭人且皆死我獨生真人  
遊駕八龍曜日月載雲旗徘徊道遊樂所之真人遊太  
階夷原辟天門開雨濛濛風颺颺登黃山出栖遲江河  
清洛無埃雲氣消真人來真人來惟樂哉時世易好樂  
墮真人去與天回反未央延年壽獨救世望我何時反  
超滂滂路日遠先生從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終極蓋  
陵天地而與浮明遨遊無始終自然之至真也鸚鵡不  
踰濟洛不渡汶世之常人亦由此矣曾不通區域又况  
四海之表天地之外哉若先生者以天地為卵耳如小



物細人欲論其長短議其是非豈不哀也哉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陶潛傳

沈休文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尋陽柴桑人也曾祖侃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杭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杭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輦籃輿旣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





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中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官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無外請故邪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家貧乾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餽俛辭世使汝幼而飢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旣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罔罔少年來好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恨汝輩稚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



皆弟兄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  
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穎  
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鄉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  
于沒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  
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復何言又  
為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妙德先生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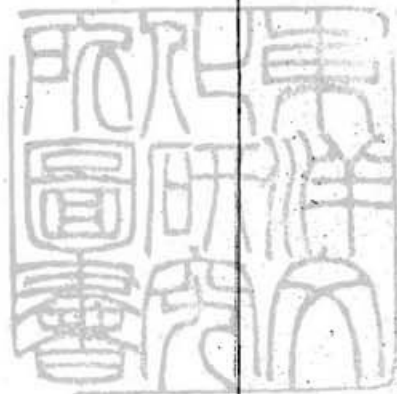
索景倩

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  
栖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踈嬾無所營  
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昏泛識其大歸而  
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故  
深交或迂俗察罔識所處席明常掩三徑裁通雖揚子  
寂寞藏身沈冥不與世也俗道遂惠終無得所稱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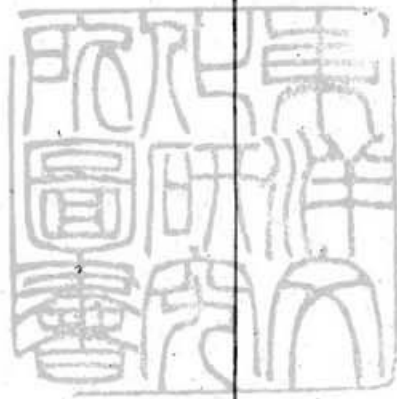
廣文選卷第六十四

江都葛履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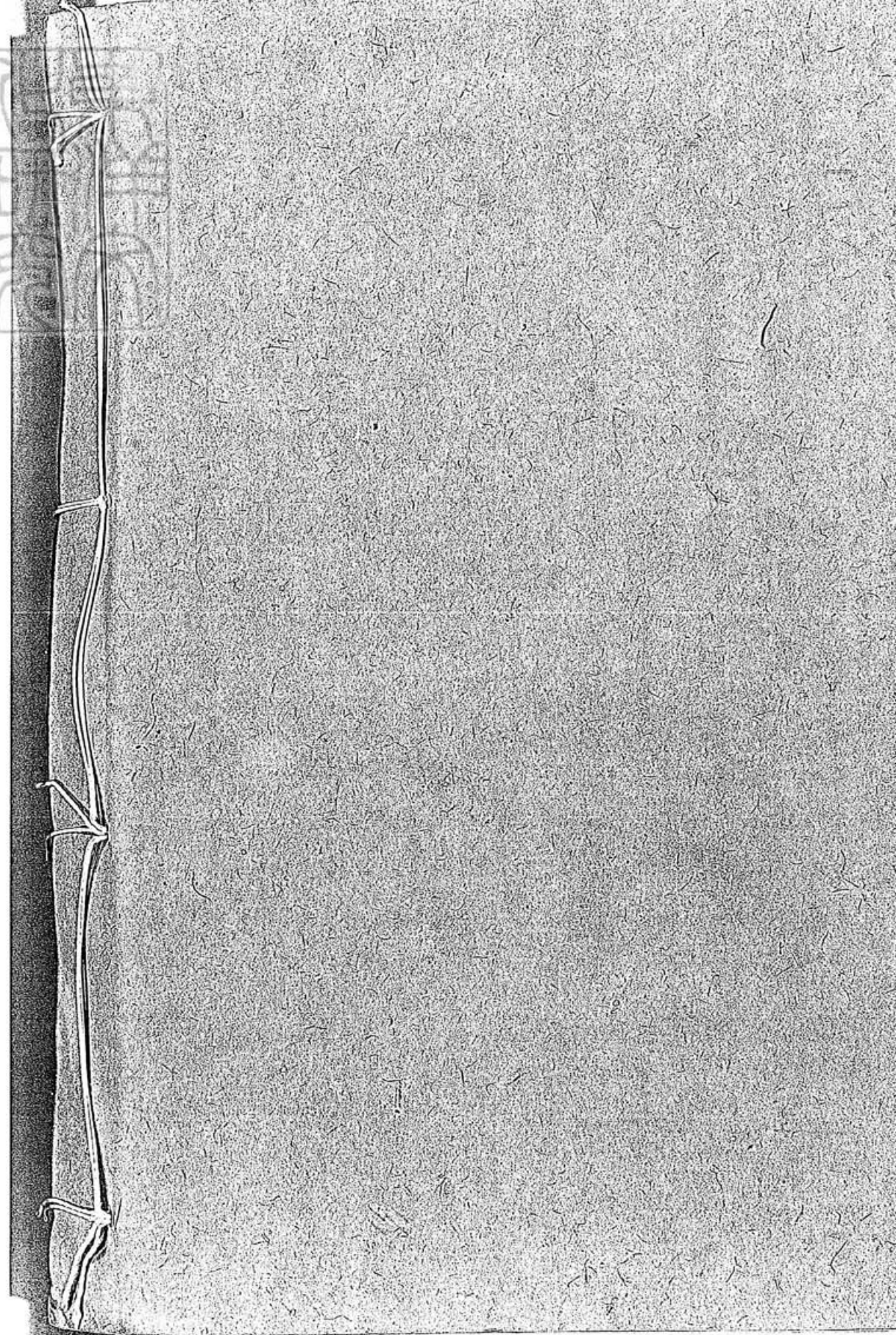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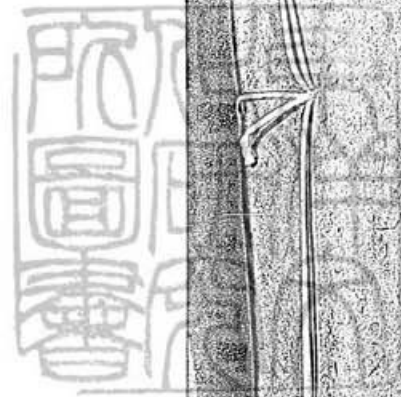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